

1 4
1555
185



第二十四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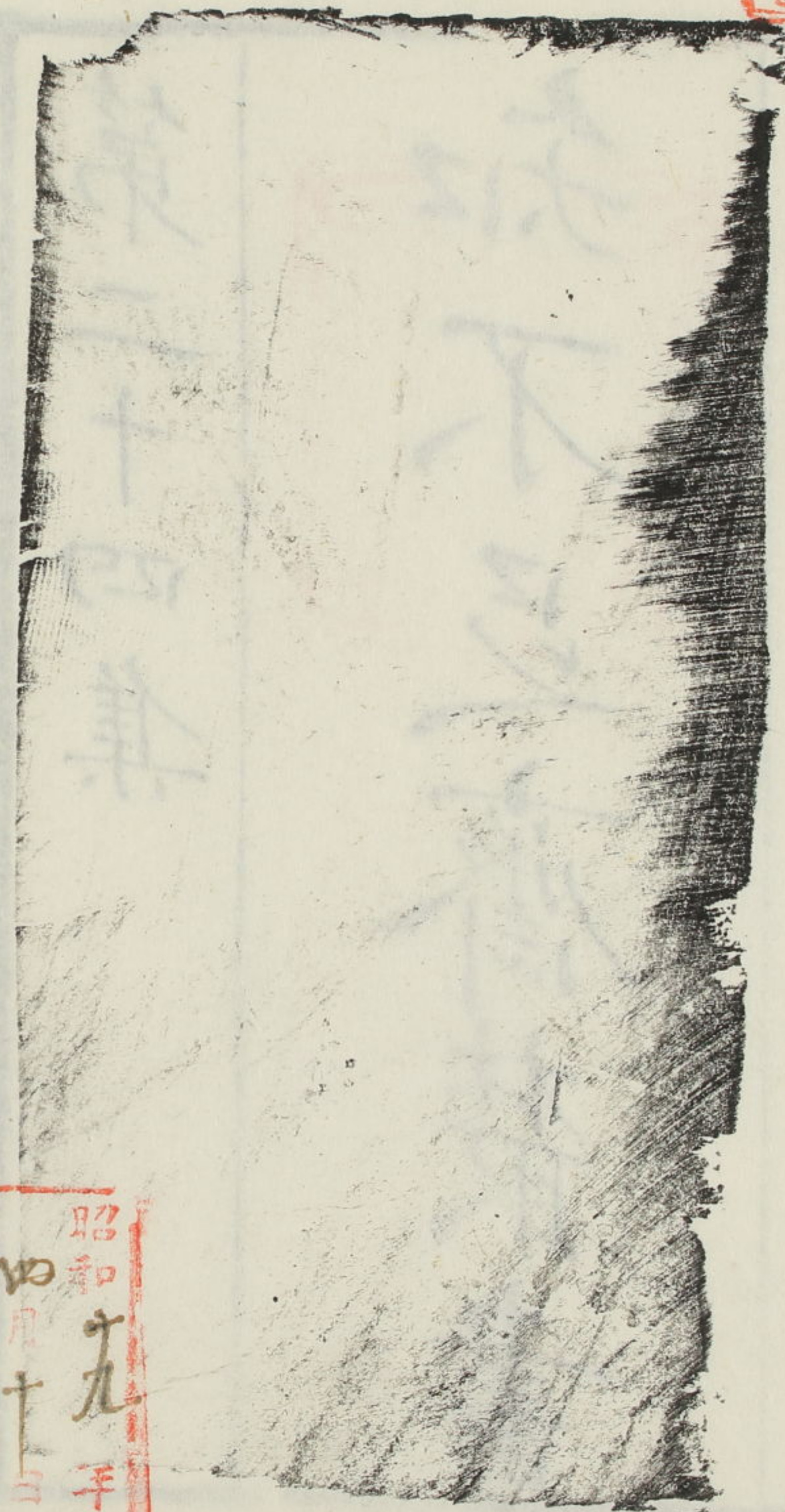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雕

門 14
號 1555
卷 185



知不足齋叢書

第二十四集

吹劍錄外集 一卷

宋遺民錄 十五卷

天地間集 一卷

宋舊宮人詩詞 一卷

竹譜詳錄 七卷

書學捷要 二卷

目錄 第二十四集

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心
初
如
水

卷一	書
卷二	書
卷三	書
卷四	書
卷五	書
卷六	書
卷七	書
卷八	書
卷九	書
卷十	書
卷十一	書
卷十二	書
卷十三	書
卷十四	書
卷十五	書
卷十六	書
卷十七	書
卷十八	書
卷十九	書
卷二十	書
卷二十一	書
卷二十二	書
卷二十三	書
卷二十四	書
卷二十五	書
卷二十六	書
卷二十七	書
卷二十八	書
卷二十九	書
卷三十	書

吹劍錄外集序

始余作此編蓋卽前言往事辨證發明以寓勸戒之意而好高者以人微而嘲玄好奇者以文多而閣束雖余亦自病其繁蕪宋景文曰每見舊作文憎之欲焚棄歐公曰著述須老後積勤宜少時二公之言不我欺也因續三爲四以驗其學之進否淳祐庚戌仲秋日括蒼俞文豹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吹劍錄外集一卷

宋俞允文撰。允文蔚括蒼人。其始末未詳。所作先有吹劍錄。故此曰外集。然卷首有淳祐庚戌序。稱續三爲四。以驗其學之進。否則中間尚有二編。今已佚矣。吹劍錄持論偏駁。多不中理。今別存其目。此集卷末載二詩。詩前題詞有絕筆斯錄之語。蓋其晚年之所作。故學問既深。言多醇正。其記道學黨禁始末。其詳所稱韓范歐馬張呂諸公無

道學之名有道學之實故人無閒言伊川晦菴二先生言爲世法行爲世師道非不宏學非不粹而動輒得咎由於以道統自任以師嚴自居別白是非分毫不貸與安定角與東坡爭與龍川象山辨求必勝而後已亦未始非平心之論也

吹劍錄外集

紹興戊辰王佐爲狀元慶元丙辰諒陰榜莫子純以省魁爲狀元皆越人嘉定丁丑狀元吳履齋潛淳祐辛丑狀元徐公望儼夫至己酉年履齋帥越徐在別榻會鹿鳴宴僚屬作樂語皆不愜意履齋乃自草之末云對丁丑辛丑之狀元座中盛事繼戊辰丙辰之舉首鄉曲美談

紹興二年張無垢九成爲狀元次舉省元樊光遠狀元汪應辰上語九成曰二魁皆卿門人深用嘉歎對曰

夏侯勝以明經取青紫語門人臣嘗鄙之何敢復以此聳誘其徒文豹謂三代而後言學者與漢唐漢尚傳註唐尚詞章雖所尚不同要皆有利祿之心醇如仲舒未免科目之累賢如昌黎而喜功名慕富貴至以卿相潭潭之說誘誘其子則其誨館下諸生者可知已惟我朝諸公爲義理之學髣髴聖門氣象爾

柳子厚送韋秀才序曰今進士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詞道今古角誇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不知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卽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

而不欲營余見貢院謄錄人說每日拋下卷子若干限以時刻遲則刑責隨之日夜不得休息飢困交攻眼目澀赤見試卷有文省字大塗注少則心開目明自覺筆健樂爲抄寫又嘗見時文冊子遇太學公私試一題卽印三二十篇讀至五十篇加至十數便已困倦爲考官者可知已故凡程文以簡潔爲上大字楷書次之

後漢崔酺將試政事文學道術而忌太史令孫懿乃往候之涕泗流漣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材智見害

觀君表相似當應之故愴得禍耳懿懼乃不試黼爲
第一 晦菴省試經題出剛中而應連案者云此句
凡七出先生嘿數止五出乃據所記對義及出院檢
視果只五出乃悟同經者相忌是年先生登科 東
萊與唐悅齋同試宏詞問唐路鼓在寢門裏寢門外
曰在門裏及試出檢視始知爲其所詒既而悅齋中
選東萊語之曰只緣一個路鼓被君撥在門裏 吾
鄉解試孟軻勇於義賦一人欲以過孟賁者遠矣爲
第四聯而未得其對忽友人來問若荆軻則盜諸何

以對其人隱而不言竟以此聯魁取故晦菴因此每
戒人自爲實學

累舉殿試以蜀士故遲至五六月淳祐十年以盛暑非
臨軒之時改用三月初省試中秋日廷試九月六日
唱名狀元嚴州方夢魁賜名逢辰右足跛左目瞽第
四名川人楊潮南省元泉州陳應雷皆瞽一 糊
名考核固以文取然周進士必辨官材漢弟子 必
儀狀端正唐文武選必體貌豐偉盧仝詩孰謂人面
上一目偏可去方魁及同榜方登方吉皆唐詩人缺

呼自是爲例
層處士方于之後與嚴子陵范文正公爲釣臺三賢
祥符八年狀元蔡齊真宗喜其韶秀詔金吾給騶從傳

樂天同元稹編制科策林七十五門卽懷挾也淳祐七
年殿試上訝士人入遲左右言尚書鄭起潛建議搜
懷挾上曰非所以待士詔勿搜後半入者幸而免
吾州趙和仲順孫童科免舉淳祐九年再以春秋魁薦
考官羅教授珪用監試韻批其卷云汗牛試卷浩無
涯剗盡雷同別一家冰鑑不容心潦草風簷寧復眼

昏花嘉文似織鮫人組健筆如輪虎士搥收拾真才
報天子此行端不負皇華次年復以秋魁南省然其
經義承題云善察天下之勢者不貴乎得定之似而
貴乎得定之真六經語孟無真字凡經義皆不用真
字

蔡尚書幼學師陳止齋乾道壬辰同赴省試止齋知其
必魁取乃自下賦卷已而師生經賦俱爲第一賦場
先試出聖人之於天道論次場天地之性人爲貴其
文意步驟全倣止齋蓋有所授也宋玉作招魂屈原

作大招其機軸段數一切相似不知孰先傳焉孰后效焉

婺女倪君澤普淳祐十年廷對爲第三名其族弟伯驥之祖素奉五聖有林檎園二百畝於內躬書院其師初授書驥輒坐樹下及上口卽背誦由是日以爲常其師但自誦二十篇不二年驥盡通九經以童科免解而家遂陵替今年二十七貌寢材劣竟未省試然以童科顯者百不二三少聰慧長昏懵者十常八九莊子云遊無朕朕直忍反兆也朕字直稔反吾州解試

賦家以朕字作兆朕押韻者皆見黜又廣夏考仁聖人之風賦廣字少一畫者皆不考胚渾字渾胡本反漕試存心養性以事天賦以渾字作平聲者皆不取近有押韻大全辨之甚詳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人多擬爲省試賦題淳祐七年考官供此題知舉云恒字諱如何寫出處自是此題人不復擬

上蔡謝先生良佐學於伊川忽請歸試曰蔡人罕習禮記易於取解伊川日子貢高識安可規規於貨利但於豐約之間未能忘殖情故謂之貨殖富貴有命而

留情於此故孔子以爲不受命志於道者必去此而后可先生自是不復計較且教人曰知命之說雖淺近亦可爲進德之基故平生未嘗求人未嘗謁執政人或勸之則曰有命渠安能陶鑄我 命固不必問然上達之士能安時處順由行於天理之中故不屑屑於占算推測中人以下逐逐利欲使其不知命分之所止則猖狂妄行將無所不至矣

韓文公三試宏詞三見黜崔立之書謂不必以此仕進猶之獻玉必良工見知雖兩刖足不爲害無使勅者

再克公荅云余之玉固未嘗獻足固未嘗刖勅者爲誰再克之刑若何

嚴州錢融堂時紹定己丑再以免解到省門人勸其不必爲此行而乃潛身就試復見黜端平閒以喬平章薦授迪功郎甫到選而論罷

易諸卦大象皆言卦名乾坤類也坤曰地勢坤乾亦當曰天行乾而乃曰天行健何也說者謂乾不可以象求然說卦謂乾爲天爲君爲父爲金玉非象而何李子美云集韻曰健字卽乾字以乾爲健傳寫誤爾此

說差近之而師訓相承不能闕疑至以爲賦題蓋未
之思也

王文正公之父見破舊文籍必加整緝片言一字不敢
委弃一夕夢孔子曰汝敬吾書如此吾遣曾參爲汝
子因名曰曾甫弱冠省殿試俱第一建昌張剛叔介
紹定二年登科其子淵微丁未年大魁及爲正字見
其僕每聚故字紙焚之曰恐爲人踐踏余母氏臨終
誦曰萬般諸字文卽與藏經同安在不淨處墮作廁
中蟲蓋自開闢至今扶持人極綱理世故悉惟斯文

其可慢乎

紹興初復制科給舍侍從三人舉一人進其文業考入
上次等則召試六論於九經十七史國語論孟管荀
楊文中子正文或注疏中出通四題入四等卽試策
一道中第三等比狀元第四等比榜眼第五等同進
士是科本求直言今乃專取記問李泰伯試六題
不得其一東坡形勢不如德論不知出處禮知信足
以成德論知子由記不得乃厲聲索硯水曰小人哉
子由始悟出樊遲學稼注乾道閒李庠湯法三聖論

出功臣表誤作諸侯王表淳熙閒屋弟整復召試巨
璫恐其策攻已故難其題僅得二通賜東帛遣之開
禧閒召試永康何致會同試者丁艱致降內批獨試
爲中書易祓諫議鄧支龍所繳論再以吳獵侍郎薦
正言鄭景紹奏勒歸本鄉自復此科百餘年僅得一
李屋而論題尚記不全今妄男子欲欺世盜名輒假
此學以賢良自稱所謂吾不試故藝爾

李子美謂成王未嘗以天子禮樂賜周公明堂位乃漢
儒諛莽之作平王元年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三年

魯惠公立亦請郊禘之禮於王孔子作春秋則書四
卜郊以譏之既又明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
矣至於賜禮樂事何無一談及之召陵之會祝鮀語
萇弘歷舉成王賜魯公分物及六族士日卜宗祝史
典策備物官司彝器使當時有禮樂之賜叔象何不
併及之文豹考之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
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曰
周公既沒成王追念周公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外祭
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也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象

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贈魯也如此則是成王命魯以此禮樂祀周公以此禮樂康周公耳猶今祀先聖祀親王祀勳臣皆假太常樂器也伊川謂成王過賜伯禽受之非也支豹謂使周公在而有此賜則周公當辭周公沒命伯禽以此祀之孝莫大於嚴父伯禽其何辭但其後世子孫用之非也人但見其宴賦湛露彤弓享有昌歆白黑彤鹽韓宣子驚見周禮之盡在季札縱觀六代之聲樂閔宮頌白牡特剛享帝之盛儀論

語記適齊適蔡適楚之樂工三家以雍徹季氏得舞八佾旅太山遂謂此禮樂皆成王所賜不知乃其君臣竝緣僭用也隱公問羽數於衆仲蓋亦知僭禮之非故特於中子之宮減用六羽其餘仍舊用八佾雖然語孟詩書左傳皆不及賜禮樂事獨禮記言之或者雜出於漢儒之手則子美之言不爲無稽但生於千載之下創爲此論而無所按證人誰我信子美名隆臨安人其學與吳準齊伯仲而心事過之四明攻媿先生之客

道學黨禁始於元祐開伊川出入呂申公之門東坡導
諫議孔文仲奏頤爲呂門五鬼之魁編管涪州崇
寧二年范致虛言程頤邪說惑衆雖正典刑今復注
書非毀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紹興初秦檜引
伊川門人胡康侯入經筵一年善類多位於朝及檜
罷呂相朱相盡逐之明年趙忠簡爲相尹和靖以
布衣入講士大夫多稱託伊川門人進用桐廬喻樗
自選人除正字中書王居正行誥詞時號伊川三魂
鼎爲尊魂居正爲強魂楊時爲還魂言時死而道猶

行也鼎去國司諫陳公甫言程氏之學狂怪榜郡國
禁之淳熙九年晦菴爲浙東提舉按台州唐仲友
不法丞相王淮與唐姻故使察院陳賈彈之侍郎鄭
丙目爲僞學遂以祠去太學詩曰周公大聖猶遭謗
元晦眞賢亦被譏堪歎古今兩陳賈如何都把聖賢
非十五年除兵部郎中侍郎林栗就問所著易解
及論西銘先生歷攻其失栗意不平奏熹偏說欺慢
出爲江西提刑紹熙五年趙丞相汝愚起晦菴侍
經筵會忠定有輔立之議使韓侂胄通意東朝遂居

中用事誣忠定貶永州殿院劉德秀何澹交章攻道
學榜於朝堂晦翁奉祠草封事欲明忠定之冤門人
蔡元定卜之遇遁之同人乃止 慶元二年張貴謨
指論太極圖之非知舉葉翥倪思奏道學之魁鼓惑
天下乞毀語錄之類是科所取稍涉義理之說皆黜
之六經語孟中庸大學為世大禁朝論洶洶爭以晦
翁為奇貨胡紘草疏欲上而遷去按察官沈繼祖上
之晦菴褫職蔡元定編置道州卒 侍郎劉珪目為
逆黨請置偽學逆黨籍凡五十九人宰執則汝愚留

正王藺周必大待制以上則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
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
逢吉餘官則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方黨禁作芳項安世
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汝談
陳峴范仲黼汪達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詹體
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李重王厚之孟浩趙鞏
白炎震武臣則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太學生則楊
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鱗蔣傳徐範士人蔡元定呂
祖泰至嘉定初黨禁始解夫道學者學士大夫所當

講明豈以時尚爲興廢由體認而踐履由踐履而設
施如韓范歐馬張呂諸公無道學之名有道學之實
而人無閒言今伊川晦菴二先生言爲世法行爲世
師道非不弘學非不粹而動輒得咎何也蓋人心不
同所見各異雖聖人不能律天下之人盡棄其學而
學焉此孔子所以毋固毋必無不可甚至欲無
言不得已而應荅則片言數語而止其不足於列國
公卿大夫也則未嘗輕出口是非褒貶隱然寓於春
秋之筆其不足於由求予賜樊遲也則未嘗必其從

已忠告而善誘之不從則已進互鄉見南子從佛胥
之公山削圭角去崖岸油油然與衆偕而猶不免於
鄉人武叔荷蕢者之譏匡人桓魋陽虎之害今二先
生以道統自任以師嚴自居別白是否分毫不貸與
安定角與東坡爭與龍川象山辯必勝而後已浙學
固非矣貽書潘呂等既深斥之又語人曰天下學術
之弊不過兩端永康事功江西穎悟若不極力爭辨
此道何由得明蓋指龍川象山也程端蒙謂如市人
爭小不勝輒至喧競當時如明道梭山二先生同此

學也而未嘗與人忤以其雍容和易有聖門氣象也夫道固常在而時則有不同上之崇尚此學者謂其可以扶世而立教可以美政而善俗也然時非其時人非其人上意所向從風而靡士大夫欲追逐時好從非其學亦將矯入此門愚恐開物成務之事業廢而為格物致知之談盡心職業之功夫捨而為存心養性之說矣故孝宗皇帝恐其流為晉人之清談呂尚書社云今為伊川學者皆非有守之士是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最是今京城有一等質素以鑽

刺為生見時尚道學旋取近思錄性學源流等書剽竊其語置牙頰閒以誑惑人聽外示雍容內實急於進取口談道義心實巧於逢迎此正陳賈假此名以

濟其偽者

句似有脫文

學黨五十九人無非端人正士盡入劉珪一網佞胄既誅史衛王當國一切擢用悉至顯官無一人遺者天地閉塞之氣在此一舒四方憤鬱之情至此一快其於國脈豈小補哉漢黨錮之後惟不知出此遂有黃巾之變而促漢於亡所恨衛王晚節不兢故此盛美

爲過所掩然在相位者二十六年豈偶然哉

天之說有定未定方其未定也知術常可使機械常可用勢力常可施及天理一回人事乖刺知窮力屈禍至災生雖有良平之知賁育之勇不能免焉侂冑誣趙忠定爲不軌陷道學五十九人爲逆黨雖天地爲人易位越十年侂冑戕於鋒刃而天者定矣

易辨君子小人惟陰與陽論語別君子小人惟義與利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其要指也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君子之學爲己爲義也小人之學

爲人爲利也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惟義與比安能苟從小人見利必爭安能久和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安於義無入而不自得小人逞於利得志則洋洋然曰君子易事而難悅小人難事而易悅君子平易稍合於義則已小人姦險但有所利則喜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義根於心故求諸己利生於欲故求諸人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由於義則心地常坦夷役於利則心中常不足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義則剛毅特立故

能上行利則柔行巽入故愈趨而下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見得則思義小人見利則忘義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義交則淡以成利合則甘以壞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明大義則識高見遠見小利則淺中狹量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義則與人爲善利則同惡相濟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徇義者安於義徇利者安於利曰君子哉蘧伯玉以其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所守

惟義也曰小人哉樊須也以其請學稼請學圃所趨惟利也

子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而不言所以處喜怒哀樂者何也蓋子思之意固在言前矣由率性而下至謹其獨凡四節然後入於喜怒哀樂能率性能脩道能不離道能戒謹恐懼慎獨則喜怒哀樂之發無不中矣此楊誠齋之說也恐子思之意未必然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云云知譬則巧聖譬則力也誠齋曰說者每

謂聖猶力賢猶巧巧或有不能力無有不至是不以巧爲悅也而不知其意正以巧爲悅也孟子不云乎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則是悅於中矣至而不中者有之未有中而不至者中非力則至非巧矣然則聖之尚乎智猶射之尚乎巧智所以運夫聖也惟三子者聖而未知故任則不能清清則不能和和則不能任而不離夫清和任孔子之所以聖能離夫清和任孔子之所智也曰始條理者非序也用也始猶門也終猶室也無門以出入則室

亦虛設也

余幼讀黃蘗道者古今之正權論喜其開架整齊句語警拔近方見次名乃陸象山文雖不及而理致過謂權者道之用也道之所在則權之所在烏有不正者猶之權衡也銖兩筋鈞石雖具於衡而進退抑揚惟權是任至於銖兩筋鈞石之不得其當則不善用權者之罪也非權之有正不正也

楊慈湖夫子言性與天道論聞之固所以不聞不聞所以真聞又云可以知則可以聞不可以知則不可以

聞又云有所聞焉必有動焉有所聞焉必有實焉有所聞焉必有彼焉此全是禪家葛藤語又云鑑之虛明本無一物塵或汨之則鑑非其鑑性天之真本無一物又有聞焉是加一物也此祖六祖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蓋慈湖之學出於象山象山於禪學固嘗經意於內典固嘗貫穿觀其荅王順第二書可見近太學私試再出此題魁謂道之妙者不容不言也此言慈湖意爾不知慈湖論中自有一論云舉夫子一身皆性與天道只此語自可包盡此一段意蓋

聖人一身舉措云爲無非性與天道之發見何待於

言

明道曰以吾觀於釋氏事事是句句合只是不同故文定公以語其子五峰先生五峰問曰旣云事事是句句合又云不同何也公曰於此有見吾當許汝永嘉玉成薛先生曰先覺之士如周子二程子張橫渠楊謝游胡晦菴南軒皆於學道之初出入老釋百氏然後有所覺也然伊川云游酢楊時皆先去學禪知向裏沒安泊處而後求此人十五六時嘗學禪後去

取聖賢書讀之回看釋氏漸漸破綻

文豹

謂究竟到

底固失之蕩姑就其外境觀之設心廣大置身清高絕勢利心無人我相則亦未易能也至好之篤者無如王荆公張無盡而二公舉措曾不得其近似愚謂不必論道學禪學但隨其所學而見於日用內而存心養性立身行己無所歉外而待人接物處事應世無所戾則一部論語可以貫三教矣若以小道爲可觀而味其詞旨以世界爲空花以有無爲生死爲幻泡則前日之躁心競心鄙吝之心雖未能頓去亦可

以暫消柳子曰退之病余與浮屠游予與之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閑吾病世之逐逐然惟印組是務以相軋也則捨是其奚從荆公語葉濤曰博讀佛書勿爲世閒閑文字安石枉費許多工夫做閑文字噫公以學術壞人心以政事誤天下砌成靖康之禍不此之悔而悔閑文字雖千佛出世不可懺悔矣洪覺範假張無盡名作護法論以排儒謂居士乃佛稱歐陽公排佛卻號六一居士正理在人心未嘗泯沒嘗以已

意推之每讀史傳見賢人君子忠臣義士則中心羨慕撫卷三歎至於憮人惡類姦臣逆儔則忿嫉之氣勃勃然於朝廷之際授也亦然其於賢也則欣喜稱羨惟恐其不至大官也否之則爲不平不懌初非識其人也自是此心之發見爾及採之輿論亦然則知人心一也心無有不善理無有不在特爲利物所蔽爾易曰窮理盡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性靜而定也心實爲之役心徹理融則所存皆正性所見皆正見所言皆正言也 穎昌靳先生裁之有言志於

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晦翁論語集解摘其語云志於道義則事業不足道志於事業則富貴不足道志於富貴則其人不足道 大抵道學禪學於性理有餘於世法或不足惟孔子之言則無施不可論語一書講論義理非不明切而未嘗絕人仕進之心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雍容和緩而不爲斬絕之言此所以萬世之下愚不肖皆可與能也

山谷甥洪芻字駒父作陶靖節祠記晦菴守南康題云
洪芻作靖節祠記於君臣大義不可謂無所見而靖
康之禍乃縱欲忘君悖逆穢惡有不可言者送學榜
堂上

龜山南劔人以春秋補入太學登進士第累任監常州
市易年七十以宰相王黼薦除祕書郎召至闕遷著
作郎累遷給事中紹興初爲工部侍郎卒誌銘及言
行錄皆爲魯諱不言所薦

英宗謂歐公性真韓公謂歐公性偏公則謂性非學所
急伊洛諸公謂飢食渴飲此本然之性出於命也無
不善智愚緩急此所稟之性出於氣也故不同如五
方之民剛柔不齊者氣所稟也故氣稟之性君子有
不性者焉孟子所以教人知性忍性善性知其偏急
則深忍力矯習爲寬緩養成中和終不至於躁暴輕
發此佩韋佩茲習與性成之說也

康節語其子曰張巡許遠同爲忠義兩家子弟互相攻
併爲退之所貶凡託伊川之說議吾爲數學者子孫
勿辨蓋先生之學謂非數不可但由此入物理性命

之學爾孔子非不深於易而自贊翼之外平時未嘗一談及焉故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晁無咎曰好名好利均為失德好名者猶有所畏好利者無所不為薛季宣曰好名特為學問之累人主誠得人人好名畏義何向不濟

人為萬物之靈未易稱也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柳子厚送弟謀序云問管仲曰人也若謀也非所謂人與

東萊曰愛既篤則慮自周懇惻勸導自有不能已者所

謂忠焉能弗誨乎若視人漠然不相干或遲疑畏縮而不發皆於忠少欠耳文豹謂以事神之心事君以奉妻之心奉親以恕己之心恕人以待妓妾之心待朋友舉此加彼則無往而不忠順孝弟矣

溫公謂誠自不妄語始真格言也論語言信凡二十餘處文豹蓋人無信不立也文豹與人交游有所期諾時刻不違或言不及酬必先期告之惟恐有諾責以此施於人亦以此望於人而人鮮有以此報者夫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固也然反

之吾身未能爲大人之事而欲以大人者自詭則言行不相應反流爲妄人也今吾語人以誠實之說孰不知其爲美然知而不能行行而不能久者皆由規小利急近效也規小利而又速效則遇便輒趨逢機卽投智巧權謀縱橫變詐捷出而乘之何暇顧信義雖然得失分也窮通命也予以真朴自恃誠實自信持久不渝自有餘效請觀知舊聞凡其智術之過我者或速飛而早喪或倏富而忽貧或身亡而家潰者十七八而予獨得後死計其所獲不已多乎

列子曰善不與名期而名隨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

永嘉王成先生薛季常疑之作伊洛源流譜自孔子子思顏曾孟子至濂溪周子以下凡九十餘傳慶元閒書始成而學禁正嚴攻媿先生題其端曰趙元鎮相業甚偉其學不無所傳授夫豈知自盛行之際而乃翻膽揆造出奇見新自附於朱文公門人之列欺愚後輩以資干祿釣名者之具不然何張宣公薛常州季宣呂成公講解語錄書坊中寂不見邪蓋王成以

吾道方屯恐數十年後老成彫喪後生小子不知根
柢耳濡目染日變而不復還故作此書水心挽之曰
乾坤未放虛空壤蠻貊猶須事業成

趙忠簡號得全宗伊川之學由司諫三遷至大用高宗

曰趙鼎過人遠甚但過信冊子上說話

文豹謂講義

理別白是非則須學術酬酢事幾區分利害必用世
法蓋文學政事在孔門已分為二朝煩治劇固非沈
涵章句者所能辦臨機制變尤非牽制文義者所能
為

吳履齋次鄭安晚贊思無邪韻曰誠易云思防心之匿

思易云近根心之德觀斯須頃驗頓沛時一而勿二

淵乎其微厥止既欽厥躬斯飭四體稟令羣動受職

猶虞奔軼差在毫釐乾乾君子毋或越思又無不敬

贊盈天地閒事事物大而昭著微而眇忽惟吾中

處以身任焉持敬以往猶懼有遷而況傲惰先據其

室雜則不精離則不一乾盈捧滿曾靡其他為之主

者豈非心邪此固履齋素學也淳祐庚戌帥越甫期

月召還累年滯訟決遣殆盡此則才敏也非學所能

歐陽公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秦攻趙趙欲帝秦仲連請而止秦聞之引軍去平原君奉千金爲仲連壽辭曰所貴乎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 見人紛爭鬪訟而爲之和解實甚盛德大隲也不然則怨讎相攻獄訟相尋無時而已故周以穀圭和難以調人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

慕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極之時其操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十分之惠若扼之不恕控之

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收揅禍福倚伏之機不可俄測當大患難大屈辱大虧曲損折處須堅忍順受徐俟天理之回則大禍未必不爲大福小屈於目前未必不大伸於日後東萊曰天之生物自孽而條自華而實特造化之小者爾霜焉雪焉勁烈刻厲翦擊其枝葉剝傷其膚理然後能反膏收液鬱積磅礴發爲陽春之滋榮此則大造化也必有大彫落而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而後有大成就

馬援病梁松候之拜牀下援不荅諸子曰伯孫帝婿柰何不爲禮援曰我松父友也何得失其序 文潞公出守北京運使李稷謁見公著道服出曰汝父我門下士也只八拜 錢尚書遙謁鄱陽趙器資值朔日但見有衣冠十輩來謁拜問起居而退錢問此何人曰昔范希文守吾邦以風教厚俗州人慕之州人至今尊長者以父兄自居後進以子弟自處 今時後生晚輩頭角撐撐稍能自振則意氣洋洋見其居於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老成先輩以晚暮自循方逢

迎之不暇所謂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至況不禮焉年來薄惡尤甚專以貧富爲親疎窮達爲輕重族義且無況親義鄉義交義乎

淳祐十年江西運判尹煥按瑞州解試官永興簿周夢炎出策題云男子以七尺軀爲天地最靈物造化刮裂元氣取其精英以藏之怪誕可駭乞禡一資按此數語乃徐驤北征記入頭全文

包孝肅公訓其子曰後世子孫仕宦犯賊濫者不得放歸本家死後不得葬大塋之側歐公與姪書曰汝欲

買朱砂來在官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
飲食外不會買一物

孟子曰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
之此之謂失其本心蓋不受乃本心也今爲之是失
其本心南軒曰無所爲而爲之義也有所爲而爲之
利也夫有而與人可也無而取諸人爲己惠是乞醯
之爲皆性分之累

陳內翰堯咨有惡馬賣與商人其父諫議省華曰汝尚
不能馭商買安能羈此命反其直

虞丞相允文持所註新唐書于秦檜爲同舟者竊之以
獻公乃獻以他文而竊者已先去回途謁夔守沈該
問公以同舟之爲人公盛稱之沈曰是人極口毀君
公曰其所長甚多但差好罵公嗟歎再三尋入參大
政白召公遂至大用

有欲爲公買綠野堂公曰如晉公誠可尊敬一旦取其
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壤爲他人有已則不可
取張司空齊賢得晉公午橋莊賦詩曰午橋今得晉
公廬花竹煙雲興有餘 象山曰無常產而有常心

者惟士爲能古者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誦皆吾身
吾心之事是以不失其常心後世弊於科舉所向日
陋藏其軀於利欲之塗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於
是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 永嘉王德用少詣公薦
累舉不利乃與兄德明謀盡賣其田廬僞造禁物爲
國書以奉交趾其國主大喜親與宴會出宮女佐樽
以德用材藝而敏給厚禮而留之遣乃兄回金玉貨
寶犀象白牛角之類充物舟中及抵崖篙工欲分之
而靳不與遂告之官太守吳鶴林泳申朝廷行下浙

東提刑司追逮二十七人分禁會稽山陰兩縣十數
年皆死於獄瘟獨德用之妻郭氏無恙責付官醫淳
祐初憲使呂午新建臺郭往赴訴憲使謂一行人盡
死留此婦人何用爲申朝廷行下棘寺議以罪人不
孥夫旣亡命卒難捕獲押歸本貫著家知管郭氏年
今三十五近又再嫁矣永嘉瀕海向有海寇之擾近
有逆網之叛激浦瀕海有水軍四明瀕海故 制置
永嘉亦所當防樊若水之陷江南張元之臣西夏皆
累試不得志之士

碑記文字鋪敘易形容難猶之傳神面目易摸寫容止
氣象難描模南海廟碑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
興旗纛旄麾飛揚掩靄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岳陽樓
記春和景明波瀾不驚止下天光一碧萬頃長煙一
空皓月千里醉翁亭記夕陽在山入影散亂樹林陰
翳鳥聲上下赤壁賦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白露橫江
水光接天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此類如仲殊所謂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

范文正公守饒善妓籍一小鬟旣去以詩寄魏介曰慶

朔堂前花自栽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口別離恨
已託春風幹當來介買送公王衍曰情之所鍾正在
我輩以范公而不能免慧遠曰順境如磁石遇鍼不
覺合爲一處無情之物尚爾況我終日在情裏做活
計耶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淵明作閑情賦
蓋尤物能移人情蕩則難反故防閑之

趙虛齋以夫建宅上梁文末云有花有酒始爲過客之
懽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可謂見盡樂天詩云多
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虛齋年高德劭位

官亦顯矣若歸以花酒與過客相懽尤達見也

山谷在萬州喜一鄰女後嫁一下俚因賦詩云淤泥解
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菊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
流落小民家余謂不特美色今英俊奇材則生於巖
谷金銀珠玉則生於山澤穀粟桑麻則出於糞土至
穢者糞而糞字上從米穢字旁從禾因思在天壤閒
生生而不窮者皆農與牛之功其功與天地等今世
俗動以本村牛詬之至忍啖其肉子鄰居張松少攻
殺牛淳祐己酉年六十忽患頭疼睡則膿白兩耳出

瘦盡窮極止餘殺牛小刀人以五千買去其夕遂殂
蓋殺牛者率於腦上百筋會處一鍼而倒

唐董晉曰欲知宰相賢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
者不足道

王魏公無他客惟楊億至則倒屣晏元獻所厚惟小宋
歐九以萊公而服王嘉祐勿為相之言以韓公而愧
范純祐受金帶之說凡富貴之人日處順境苟無道
義之士正大之論接於耳目則汨於聲色貨利怵於
榮辱得喪一念源流子孫亦皆癡騃矣雖然阿意之

言易入逆耳之論難投近時候門魚龍雜集惡直醜
正嚼香背憎以端介鯁直見重者能幾人

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其弟穆公公疾命出其子而
立與夷藝祖以母后之命傳位太宗歷九世至高宗
方以藝祖肇造王室特於子字號下選立孝宗

丁晉公同夏英公看弄水碗丁屬夏賦詩曰舞拂跳珠
復弄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卻被旁
人冷眼看韓侂胄看弄傀儡令包道成作詩一人頭
上又安人腳踏空虛舞弄春莫教綫斷兒童手骨肉

都爲陌路塵二公末年皆如此詩

胡桀旣論罷九華葉寘作三學義舉頌其序曰嘉定十
二年五月五日己亥太學生何處恬等二百七十三
人相率上書言工部尚書胡桀及其兄槻中外相挺
引董居說聶子述許俊劉璋誤軍敗國奏聞未報宗
學生公記等十二人武學生鄭用中等七十二人又
相繼伏闕極言其事己未祕書監柴中行奏三學所
言不宜含糊付之不理是欲私庇其人而使吾君有
拒諫之失辛酉國子監丞蕭舜治劄白諸生言事無

非公論而朝廷乃謂黜陟之權不當徇布衣之請此非天下之公言特左右游揚之私爾丞相乃召太學博士樓昉至賜第俾諭諸生以學校爲伸公輪對爲體朝廷廟堂未嘗加喜愠昉退亦以割白乞採公論助乾決夫若依違含糊內伏疑根則昉也一夫之煩舌安能解千萬人之惑而公論且將迴指於昉矣越六月戊辰諫大夫始率其屬論桀及禮部侍郎袁燮俱罷燮老儒好持論嘗與桀爭國事欲振笏擊之爲衆所奪朝廷欲示公行故併及之夫進賢退不肖君

相之任也自用舍不公邪正雜揉而后學校公論始不可遏昔子產不燬鄉校蓋知公論之所從出故韓愈追歎而誇頌之漢唐開太學生勇於義者如王咸之救鮑宣劉陶之薦朱穆何蕃之留陽城皆盛舉也咸與陶之名載在信史蕃之事柳宗元貽書致賀謂千百載不可復見乃在今日夫士之傳言古以爲常今以爲異道之汚隆於斯可見聖朝追古重學崇儒無言不酬有諫斯納雖大率騰如崇觀閒賊京鉗天下屏氣不得吐而鄧肅進詩諷諫花石京欲罪之止

嘉其意止給告歸本貫及方臘叛果以花石指斥乘
輿上思肅詩當宁歎曰曾謂諸言官以諫名反不如
一布衣乃罷中丞周武仲等靖康初肅以鴻臚簿起
家建炎初爲正言肆今皇上恭儉憂勤天開事機撫
而不發羣賢顛顛待用而翔顧如桀者擁蹲日久邦
之扼捏僉曰汝由三學糾舉抉而去之如距斯脫豈
不快哉宗元非端人貽書不足效謹準韓愈頌子產
例作頌二十一章章十句

頌不錄

嘉定庚午謝材鍾明倚當張沂田產爲京尹趙師罕拘

沒價錢館客武學生柯子冲盧得宣與之經營併決
竹篔押出國門武學生周源等狀謂本學規罰其第
一等屏斥已該流罪情重者賈楚視流罪有加今子
冲等誣服之罪不應流以上罪本學已將各人下自
訟齋實比徒罪乞將臨安府一行官吏追送根勘又
司業陳武監丞孫杓國博林瑒大博樓觀姚師臯國
正張方太學生宣繪國錄虞萬學錄林垌武博曾準
武諭劉靖之等狀今月十三日武學生員爲臨安府
擅將柯子冲盧德宣撻逐捲堂而去武等忝爲學官

難以在職乞行罷黜十一月十六日奉聖旨師畢罷
知臨安府仍舊兵部尚書司理趙師夔放罷人吏戴
安禮沈謙押送轉運司杖一百斷勒仍下本府今後
兩學士人因事到官合行理對或因干連合行追證
竝申國子監俟回報方得施行學官各安職守曉諭
諸生歸齋二十日師畢奏乞罷黜詔曰傳云人誰無
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卿法從近臣回尹天府以儒
飾吏世高其能豈不知祖宗建設兩學以幸多士朕
所加意事至於前平心予決或申或奏輕重惟允吾

有法在彼將何辭胡不審思至於過舉士心固不可
失國體尤所當全置我佩衿於城闕雖區處之未遑
籍卿彈壓於京師實觀瞻之攸係豈以一責而墮所
長理官胥吏既底於罰卿何尤焉痛自克責勉安厥
司

神宗定官制自監司以上則宰執具人材資任合充選
者數人取自聖裁威福在上差除至公今大臣有所
進擬乃指定一名凡部闕自幹官僉幕以上悉爲堂
闕有一任回卽干堂一經堂除便是資歷卽可拔援

越次差遣資緣鑽刺奔競成風淳祐間游相柄政悉已歸還及去國又仍舊庚戌十月左藏趙監門崇滋授江西憲幹中書鄭發繳令下部爲避銓法冒堂差之戒

舜陟位首征苗誅四罪成王雖享成亦伐淮夷征不庭春秋公子入國必藉大國之兵文帝夜拜宋昌爲衛尉張武行殿中事以收兵權蓋初履尊位非此不足以攝人心故自三代秦漢迄我朝皆以兵得天下人主皆親歷行陣習知武事知居重馭輕之勢承平旣

久則習文忘武高宗曰前此朝士若乘馬馳騁必以爲失體才置良弓利劍便謂謀叛靖康之變京師至無兵可交今邊方無事正當修明刑政而軍實不計缺額不補如武舉武學正以試其武藝而除絕倫能挽二石弓外其餘則以弓矢鞍馬爲文具於經義論策則極意加工蓋上以此取則下以此應也

達則願爲宰相窮則願爲良醫以濟人利物之功一也朝廷置惠民局太醫局所以達濟利之心贊仁壽之治也今惠民局以藥材貴而藥價廉名雖存而實則

泯職其事者太府丞也非惟藥材不能通曉而驟遷
倏易亦不暇究心職業所謂四局官止於受成坐肆
而已惟吏輩寢處其閒出入變化皆在其手藥材既
苦惡藥料又減虧稍貴細藥則留應權貴之需四局
所賣者惟汎常粗藥缺者多而贖者亦罕一局輪費
爲數不貲民受其名吏享其實故都人謂惠民局爲
惠民局和劑局爲和吏局 所謂太醫局生者始以
賂隸名籍每年則隨銓闈公試題目以五經爲主程
文以一義爲限考試以五日爲期考官則判局送差

率皆市井盤藥合藥貨生藥之徒捐數百緡賂判局
卽得之其就試者亦是賂判局指授考官臨去取不
看文字惟尋暗號錢到則雖乳臭小兒庸鄙粗材不
識方脈不識醫書姓名亦皆上榜監試者視爲文具
率不經意向惟察院呂午知此文義遂去一二考官
稍取得幾人爾局有八齋率四日設一蚤饌公帑錢
糧悉入局長之家爲生員者志不在食惟欲僥倖省
試一得便可授駐泊坐享俸給矣愚謂惠民局莫若
依嘉熙閒太府陳請罷去此局太醫局則照太史局

委朝士提督每日行食每旬堂課每月私試其公試
省試考官則臨時委朝士及監司太守舉儒醫取朝
旨點差庶幾人知習學不至以庸醫殺人

張忠定曰監酒之法但好釀酒刺饒人則事辦矣余見
今酒官皆先禁私酒次造醪酒蓋私酒絕則官酒雖
惡不容不買甚至民間凶吉事皆勸買官酒晉劉宏
鎮荊州見酒室有齋酒聽事酒猥酒曰當投醪與三
軍同厚薄毋得分別今州縣酒上則宅堂都吏次則
供筵餽送下則汎常餽送具下則犒設沽賣官飲醴

泉民飲惡水私釀升斗輒破家蕩產

立法初意未嘗不善法久弊生未嘗不爲民害祥符初
穎州饑守臣王旭以官錢十萬與民約來年蠶熟每
千輸一縑謂之和買民便之遂頒行天下自是每年
和買與本色並輸實無一錢乾道四年崇安饑朱文
公請於建守貸六百石給饑民至秋償粟太守令畱
里中而上其籍文公因召對奏之曰始則石出息米
二斗今十四年造倉三閒還本府六百石外見管三
千一百石皆是息米今去其息止納耗米三升淳熙

八年文公爲浙東提舉歲饑遂行此法置十社倉久之本息之米官悉移用荒年未嘗給散而每年元借名籍拘納息米如故象山荅趙監書曰社倉自元晦建請幾年於此有司不復挂之牆壁遠方至無知者近在敕局方見之與同官咨嗟累日遂編入賑恤門然象山知其一未知其二文豹亦不知其詳淳祐元年余兄文龍爲會稽尉見府學職事移文委催社倉米究其所以則皆是息年年白納永無除放之期學職竝緣苛取乘勢作威拘催鞭撻無異正賦愚謂當

官爲政不必求利民但因民所利而利之足矣周官荒政十有二一曰散利外如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皆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皆是不費之惠若惠出官司經由吏手則利未及民先肆其擾東坡云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 范文正公知蘇州年饑召諸寺主僧責令處處修造官亦大興工役由是饑民糊口於公私者日以千數 嘉熙庚子大旱京尹趙存耕科敷巨室糴米始官給三十六千一石未幾粒價增四五倍豪民巨姓破家蕩產氣死

縊死者相踵至今父老痛之

廷博案三十六千一石句似有誤字

淳祐九年臨安府造百萬倉一應客板盡拘定監抽解場劉坦道語吏曰客板每百片將作監臨安府轉運府三處共抽解二十四片僅餘七十六片若又盡拘買是殺其一家也此必非上意吏遂束手前輩有言漢之天下弊於戚畹唐之天下弊於宦孺我朝天下弊於奸吏凡為朝廷失人心促國脈者皆出於貪吏士大夫但知為身計為子孫計為門戶計不知凶於而國則害於而家孔光張禹巽在牀下垂死猶顧其

幼子而官之及漢祚云亡光禹之門戶安在

紹定閒趙靜樂善湘畱守建康急於財賦不時差官下諸邑孔粒以上根括無遺溧陽宰陸子適放翁子也窘無所措乃以福賢鄉圍田六千餘畝獻時相史衛王王以十千一畝酬之子適追田主索田契約以一十二畝民衆相率投詞相府訴既不行子適會合巡尉持兵追捕焚其室廬衆遂羣起抗拒殺傷數十人始則一豪婦為之倡勢既不敵遂各就擒悉寘囹圄灌以尿糞逼寫獻契而一金不酬就名福賢莊自監

官以下皆四明人販鬻酤賣翕然成市鄉民安之乃與縣道立敵以橋爲界家家門首列置鎗刃擒得邑人則活烹碎鬻癸巳冬衛王薨會金壇王侍郎遂在臺察素懷此忿田主十六復合詞赴訴行下江東漕司送本縣時邑宰徐進齋兩以史雲麓所餽卻還令田主各且管業收租候上司行下時欲歸之安邊所或欲以佐和羅議久不決越六年史申之入相田遂歸焉子適始至縣計赤立自獻田後亦能展布比其去也所置銀器如硯匣火爐酒具等每事大小各兩

副劉漫塘遺之詩曰寄語金淵陸大夫歸田相府意何如加兵殺僇非仁矣縱火焚燒豈義歟萬口銜冤皆怨汝千金酬價信欺予放翁自有閒田地何不歸家理故書此詩今在案查卷中

淳祐八年史宅之以簽書樞密院事領財計建議括浙西園田及湖蕩爲公田置田事所選差官屬其嗜利亾恥者經營爭往州縣鄉鎮所在置局官吏四出奔走阡陌閒凡瀕湖田畝雖非園田一例抄括各務虛張數目以爲功能又追集里正供具數十年前絕戶

并廢寺觀廢菴舍產去而名存者悉行追究連逮承買之家而捃拾之或倍價以償或重賂以免一路騷動怨嗟沸騰及次年結局一水泮沒顆粒不收是年科舉平江府出人情聖王之田賦有榜於簾前曰民怨已極聖主不知括天下之田拂人情而宅之又有詩曰朝廷結局收虛數官吏歸裝載實錢傳語簽書史雲麓閣王來括爾心田其冬宅之死年四十五昔宇文融以括田稔天寶之禍崇政聞李彥以括田基靖康之變而二人皆不得其死衆怒豈可犯衆怨豈

可結

州縣苛取之門非一姑述納米之弊斗斛係文思院給下乃於鐵葉下增加板木復以鐵葉蓋之甚者輒自創置所增尤不貲其弊一也斛面所帶已六七升又有加耗又有呈樣修倉名色又有頭腳錢支俵等費而耗米則又有用斗量斗面贏餘又倍斛面故率三石方納得一石至於總數既足則盡令折納價錢其弊二也受納之官必揀強敏之人至有經營差委者百端巧取先獻出剩然後累其贏餘印打虛鈔與胥

吏及攬戶通同分受其弊三也人戶齎米到倉不與及時交納至於暴露累日關節未通賄賂未足卽行打退往來搬運倍有消折其弊四也縣官初到典吏必以追催畸零試其廉貪絹則二尺三尺米則三升五升累而計之則千萬數民戶雖有朱鈔存照以所輸不多亦不與較其弊五也建康溧陽縣苗米歲六萬石樣米例有千五百石端平元年徐進齋宰是邑連三年稔竝不抽樣米任法不如任人苟非其人雖法令昭昭視如不見詔旨切切聽如不聞

牙契錢者人閒買田宅則投印契書嘉祐末每千輸四十宣和末陳亨伯經制增爲六十紹興初孟富文總制又增爲一百以三十五入經制三十二錢半入總制三十二錢半畱州乾道末戶部曾懷又取畱州之半入總制先是牙稅外每千收勘同錢十文後又增三錢竝入總制後於牙契勘同十錢外又收五十六錢分隸諸司大率買產百千輸官者十千有畸而買契紙賂吏案之費不與焉故人多隱藏白契有以白契告首者追賞及種種費用外又倍稅焉惟京城賣

買田宅多而人亦不事告訐官司欲招誘其來投印故有放倍之令又有減半之令每千止稅五十淳祐九年提領戶部奏令諸州納牙契錢上州百萬中州八十萬下州四十萬抄差京局官分郡催督惟建康畱守吳退菴以制府不輸紹興府已解四十萬適吳履齋起帥越申朝廷追回

版帳錢者自渡江軍興後諸邑皆有惟浙中尤甚率皆無名鑿空取辦余頃寓華亭華亭大邑也版帳三倍他邑每日無所從出例是典押科抑見禁罪囚及詞

訴者或從疎放或從末減令然須令尹之判令亦幸其如此欣然落筆紹定戊子臨川黃崖宰是邑謂此錢出於訟獄之人恐惹詞訴乃募前後罷役公吏及羣不逞者百餘人充斥吏案人給一牌至晚各輸五千諸胥則於縣市鄉村富家等戶寺觀菴舍每日輪投一牌牌到立輸無敢違者余每見士大夫訴作縣之難則首以版帳爲言蓋出於無名也朝廷若以民力爲念損上益下除去甚易姑以一節論之中興初凡宮禁營繕皆浙漕與天府共爲之紹興末漕臣

趙子滿奏以其事歸脩內司本司歲輸二十萬其後節次至六十萬及嘉熙淳祐間曾穎秀趙崇賀魏峻相繼領漕事前後效尤倍獻其數遂至一百六十萬而脩內司又逐時於左帑關撥數尤不少又不時行下天府以某殿當修某柱當換京尹則照例進奉三十萬或四十萬年終以交歷赴比部驅磨不過斧斤鍤鏤等若干爾一孔一粒竝不登載 又有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有取索也仁宗朝葉清臣爲三司使以內東門御廚凡所取索有司不敢問乃爲合同檢

其出入令憑此取金銀錢帛於戶部而歲取動百萬計年終驅磨則比部郎中赴內東門具位端坐但數璫數嫵從旁算畢令郎中僉尾而已淳熙六年太社令葉大廉乞內省取索給憑由二本一付傳宣司一付本省封付本庫務官驗支訖繳奏合同下戶部除破紹熙二年又詔何澹等稽考諸司陽及營造約爲中制竟不果裁節因思周以冢宰制國用如工事芻秣之式亦與焉其慮深矣周公爲後世憑籍維持之計者盡在三百六十官之所掌然冢宰之尊而所率

之屬惟闈寺嬪婦醫幕飲食縫染等人蓋三百六十
官雖衆而一卿得人各率其屬有不職者易以法繩
惟從事內廷者人主朝夕與居非但投其好移其心
者易爲力而城狐社鼠制之尤難惟太宰位尊權重
使之隸屬焉而後可得而制御漢初此意猶存高祖
枕宦者樊噲排闥直入鄧通戲殿上申屠買召而責
之自武帝欲殺丞相之權寵任宦孺始有侍中中常
侍給事中之號唐憲宗欲相李絳則先黜吐突承璀
欲罷絳則先召承璀極而至於黨錮之禍宮市之弊

皆出於宰相之無權也 真宗欲以某氏爲貴妃夜
遣中使問李丞相公引燭焚手詔口但道沈以爲不
可 高宗時內侍黃彥節移竹栽入內丞相趙鼎見
之呼彥節責軍令狀日下罷役

國初賊吏皆斬張希永止盜二百四十千亦死紹聖後
方立三免法不死不黜不杖高宗曰若不盡追贓物
雖得罪猶不失爲富人所以無憚也今日正坐此患
浙右根本之地十室九空聚斂愈急 高宗曰繆吏
害民甚於贓吏贓吏一身取錢繆吏則一州縣胥吏

皆取文豹謂贓吏取錢必與胥吏交通官取十吏取

五其害一也漢有酷吏無貪吏郅都董宣輩雖酷而

公廉剛直貴戚權奸畏之者畏其廉正也今之酷者

乃以濟其貪耳又曰聞作縣者云一年立威信二

年收人情三年為去計文豹謂今為州縣者急於取

償往往下車便為去計故有一年半年數月輒罷去

蓋利欲之念膠固胸中以儒者之言為迂闊殊不知

為政以人心為元氣得人心全在初政初政一善眾

譽翕然少遲歲月所取愈大所獲愈多所謂先聲後

實也若先聲一喪人心一失終不可收救一旦罷去

所喪多矣劉中書守永嘉語僚屬曰朝廷用汝便是

錢真有味之言也

淳熙閒吏部郎中傅自得言縣尉獲強盜七人以上與

改合入官比年仕者偶獲一二真盜即妄捕愚民以

充數擒至尉司毒以箠楚瀕死而後送之縣上之州

賂賄相蒙竟成真盜愚謂速仕之心人皆有之孤寒

小尉望脫選如登天幸而有此捷徑故寧冒法以經

營扶合以成事然冒此賞者多不振其有知命與義

辭而不受者皆至大官蓋遲速自有時也

真宗東封還太醮見都城士女懼洽歸功宰輔樞密馬知節言貧兒乞匄盡被開封府趕出城外矣今所至州縣罪囚充斥監司巡歷恩赦疏決則移寄他所上下相蒙非一日矣

武帝問宦者趙王子淖子如何曰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曰无咎无譽上曰可也汲黯譏帝多欲而帝識見如此易取无咎无譽者蓋坤既純陰六四又以陰居陰位天地閉賢人隱故以此保身

若得時得位得君得志而以此自將則持祿固寵摸稜人也

杜預鎮江陵數餉洛中貴要曰吾以免害非求益也富鄭公生日韓魏公不以遠近歲致書幣富公但荅以老病無書韓公終老不替陳帥應求知福州親故沓至公設會置五百千於前曰有一聯能對者卽席奉送曰三山出守應求何以應其求獨一後生對云千里重來公使盡由公所使

晉羊曼尹丹陽每日饌客早者得佳設晏則漸罄不及

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守臨海竟日皆然亦
盛饌夫飾廚傳以爲過客爲飲食以待朋友人情世
法不容已者晉文公過曹曹不禮焉僖負羈餽盤食
寘璧焉故文公伐國自曹始令毋燕僖負羈之宮范
逵過陶侃侃毋截髮易酒肴歡飲逵乃薦侃爲廬江
都郵後以侍中都督七州故伐木詩云有酒湑我無
酒醑我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晉梁柳爲城陽太守皇甫謐不餞之曰柳布衣時吾送
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食爲禮今送之

是貴城陽太守賤梁柳也李挺之任孟州司戶太守
范忠獻不悅之及移鎮延安皆至境外挺之但別
於郊曰情貴稱范公不我知而遠送之是不情也未
幾責守安陸過洛三城無一人往獨挺之浴櫛見之
堯定四時旣以中星又以鳥獸毛色驗之月令及七月
詩節氣皆然蓋天象隱而難窺物理顯而易見近來
有律差之說余嘗驗之今到晦日定是五更殘月方
出至朔日則未昏黃新月已生又其定日月食日分
及所食分數則一毫不差何也嘗因是思之

時重

事也然自昔帝王皆付之歷家雖周孔大聖不敢與能今場屋輒以天文星歷爲策問徐節孝於大文造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文於譙周曰天下事可學者多何必天文

子雲太玄張揆溫公爲註解瑩中謂知歷之理元城謂於數深惟老泉非之後周衛元嵩作元包唐蘇源明爲之傳李江爲之註時謂是陰陽者流溫公潛虛行狀墓志不載康節經世書先天易欲授二程荅以無工夫瑩中目爲考數書余謂五書皆本於易則經緯

用之理學性學無施不可康節諱人言其數學溫公種牡丹先生曰某日午時馬踐死至日廐馬絕繮奔赴之此非數學而何

伯樂姓孫名陽伯樂星掌天厰陽善御故名焉同時九方歎亦善相馬列子謂之九方臯

唐文宗問食野之萃是何草李珣曰蘘蕭上曰詩疏云葉圓花白恐非蘘蕭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芸香而輕肥可生食及蒸食余謂次章云食野之蒿蒿卽蕭艾也不應萃又謂之蕭陸德明註作水藻尤錯蓋

詩稱鳥獸草木俗各異呼非周行天下豈能盡詳如
蘋者生水濱莖葉差似木芙蓉而弱小花白

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陳藏器及白氏六帖 萍

蘋為一種詩不云乎於以采蘋南澗之濱宋玉云風
起於青蘋之末若沈水中安得起風

唐柳元度年八十而強力人問之曰但不以氣海煖冷
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爾余伯父錄參云不食
鮮醬亦養生之一端王夕郎誠之書於蓮華寺壁益
不經煙火乃生物也

梁武帝謂喻藥曰喻氏無先賢世言榆錢非君子所宜
改姓喻謝曰當仁喻姓始於臣按姓苑云喻氏出汝
南左傳鄭公子渝彌為周司徒別族為渝氏漢景帝
后名志字阿渝避之改水為口曰喻晉有喻歸撰西
河十卷

太祖用樊若水策造浮橋平江南擢侍御以若水類弱
兵改名知古徐節孝以父名石一生不用石 遇石
則避之蜀士李知幾名石乾道中守眉州姓 改
為石教官命書題以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知幾曰

君欲箠石使畜輩笑耶韓子師名彥古有同名者通
刺曰石琢皮縑趙文昌名范弟丞相葵凡姓范者皆
曰花因此易姓者號花范有屬官范葵者稱花葵唐
李鑾欲以女妻戎昱令其改姓昱謝以詩曰千金未
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憲宗時大臣議與北虜
和親上誦此詩而問其姓名為誰蓋嘉其有守也

伊川云柄鑿者樵卯也樵與卯圓則俱圓方則俱方若
一方一圓則不相入 縱史音勇言獎勵也出西漢衡
山王傳陸沈出莊子如無水而沈太宗問孔承恭曰

令文中既說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矣何必又言去
避來對曰戒去來者互相避爾上曰憧憧往來密如
交蟻安得一一相避恐別有意義 文豹謂此正教人
避路遜畔之意承恭之說是矣嘉定乙亥章宗卿良
肱以浙漕攝京尹有士人為販夫摘破裙裾公曰輕
盍避重今夫拜之士人曰賤合避貴必欲償背公曰
背直幾錢曰元製十千公曰我償汝十千汝還他八
拜士人語塞而去

巽卦為近利市三倍蓋市井乃商賈所聚欲求利須近

利故凡塵居者日與之交耳習目熟氣質轉移子
孫孫化爲浮薄自是塵態鄉居之人雖似村野而質
實重厚顧廉恥存信義有古風味孔子所以欲從野
人之禮樂杜詩云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惟野人
老人則古朴

典禮之廢興士大夫之責也冠婚喪祭之儀皆當素習
惟喪紀人以爲凶多不講究一旦大故則苟且從俗
孔門惟曾子問之詳子游習之熟禮記一書言喪禮
者十四篇雖曰雜出於漢儒然漢去古未遠遵而行

之尚庶幾焉但禮家多不便於俗古制多不宜於今
子思曰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伊川嘗
修六禮以家人戀河北舊俗不能遽易晦菴自居母
喪始參酌古今爲家禮其後又各以俗禮損益之故
曰禮從宜事從俗因取溫公禮書擇其可以增益俗
禮之未至者四事係於後 一俗以棺木厚而大爲
美不知厚則重重則難以致遠難以下壙大則壙須
寬寬則易壞又虛簷則古地步而高足則下虛不若
四直樣爲利多 二初喪之家三日內哭聲不絕然

非人力所堪聖人恐其傷主故小斂後則使之更替
哭君喪則縣壺分時刻以官高卑代哭卿大夫士以
親疎代哭自非行禮時但二三人哭亦可若人少不
足以代則分十二時每時一聚哭亦可 三弔喪無
不哭者俗以無淚爲僞哭而恥之不哭不知哭者所
以盡弔喪之禮助主人之哀若知生而不知死可以不
哭若親若故安可不哭今人一婦女若疎者則不
哭卻對孝子哭而慰之於禮亦通然俗以辰日不哭
凡喪者弔者皆忌之甚可笑 四古有含襚贈賻之

禮珠玉曰含衣裳曰襚車馬曰賻貨財曰賻今人送
紙錢紙繪諸僞物焚爲灰燼於生死俱無益不若復
古賻襚之禮凡金帛錢物皆可多少則隨力隨人情
厚薄尺帛斗粟皆可記曰不以靡沒禮不以菲廢禮
苟弔喪雖哀而無物以將之亦君子所恥也然 文効
猶有一見今貴者官極品富者財鉅萬貧且賤者何
敢以貨財爲禮故晦翁高弟黃勉齋惟從事香燭而
已陳平家貧邑大喪平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葬喪
固主乎哀而繼之毀瘠至於不勝喪猶爲不孝也記

曰杖者何也或曰檐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

越人趙東山希勞淳祐庚戌丁父會稽郡王憂其居喪

有可紀者三不避致不用僧道不信陰陽文豹因參

稽前哲之言推廣三者之說為世鑒避致之說不知

出於何時按唐太常博士呂才百忌歷載喪致損害

法如已日死者雄致四十七日回致十三四歲女雌

致出南方第三家殺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

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故世俗相承至期必

避之然旅邸死者即日出殯致回何處京兆乃傾家

出避東山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為靈柩

於空屋之下又豈有人父而害其子者乃獨臥苦塊

中終夕帖然無事而俗師又以人死日推算如子日

死則損子午卯酉生人犯之者入斂時雖孝子亦避

甚至婦女皆不敢向前一切付之老嫗家僕非但枕

席禪披不仔細而金銀珠寶之類皆為所竊記曰凡

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使有悔焉耳蓋亡人所隨身

者惟柩中物耳可不身臨之此惟老成經歷平時以此詔教其子弟庶幾臨時不爲俗師所惑

越滅吳夫差自殺使蔽其面曰吾無面見子胥注云今面覆覓始於此

溫公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小祥大祥必作道場功德則滅罪生天否則入地獄受剉燒春磨之苦夫死則形朽腐而神飄散雖剉燒春磨又安得知李舟曰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禱佛是以其想爲

小人爲罪人也伊川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蓋道場鑼鈸胡人樂也天竺人見僧必飯之因作此樂今用之於喪家可乎文豹謂外方道場惟啟散時用鏡鈸

終夕諷唄講說猶有懇切懺悔之意今京城用瑜珈法事惟只從事鼓鈸震動驚撼生人尚爲之頭疼腦裂況亡靈乎至其誦念則時復數語仍以梵語演爲歌調如降黃龍等曲至出殯之夕則美少年長指爪之僧出弄花鈸花鼓鎚專爲悅婦人掠財物之計見者常恨不能揮碎其首此東山所以決意不用而室

人交謫羣議沸騰雖屹立不動而負謗不少余嘗舉似諸明達是者十八九獨一老師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注云較奪禽獸時俗所尚孔子從之者爲祭祀也漢符融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惟妻子可以行志自佛入中國以來世俗相承修設道場今吾欲矯俗行志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不謂我以禮送終而謂我薄於其親也溫公至不信佛而有十月二十僧誦經追薦祖考之訓朱壽昌灼臂燃頂刺血寫經求得其母公及韓蘇諸公歌詠其事江西尚理學臨

川黃少卿葬卒其子塲欲不用僧道親族內外羣起而排之遂從半今半古之說祭享用葷食追脩用緇黃蓋孝子順孫追慕誠切號泣旻天無所籲哀雖俗禮夷教猶屈意焉余謂此又是一見惟識者擇焉溫公曰孝經謂卜其宅兆者卜其吉凶爾非若陰陽家相風水形勢擇年月日時以爲子孫窮達賢愚壽夭皆係於此至使踰年不葬且術士以五行算人終身則是祿命已定於初生矣豈因葬地而改移 伊川曰卜葬之禮蓋以定吉凶決善惡爾後代陰陽主者

二十家只如堪輿經謂黃帝對天老有五姓之說且是時只有姬姜二三姓其餘姓氏皆出後代或因生或因邑或因官如管蔡成霍魯衛毛邰邠雍曹滕畢原鄆郇本皆姬姓今若用祖姓則葬書不載祖姓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是吉凶隨時更變也按禮經葬逢日食舍於道左待明而行是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乃用乾亥二時靈柩器其可暮夜行乎文豹謂曰者之說其來尚矣然古人占卜止於著龜後世始泥於小數拘於禁忌而雜以星殺漢武帝會占家問何

日可娶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陰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可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蓋五行生旺死絕可以理推也然吉凶禍福自有定數吉人舉事不待選卜自與福會災禍將至雖復拘忌終不可逃所以東山不之信

明道宰晉城申焚屍之禁然今京城內外物故者日以百計若非火化何所葬埋

李觀袁州人省試賦落韻主司愛其策特旨登科宰清

江歐公母喪經過太守命觀作祭文曰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享守誨其簡公擊節稱之

周禮太師掌三諡太史掌卿大夫諡史記首敘周公諡法衛析朱鉞北宮喜至生賜諡而周召呂畢乃無諡京丞相諡文穆其子以家諱改文忠言者謂楊億諡曰文欲加一忠字不可自今議不當以選舉不實論其子孫欲改者以違制論道號以代名如伊呂曰阿衡曰太公公孫衍曰犀首公子疾曰樗里疾范蠡

曰陶朱公其來尚矣至唐以來士人遂皆以號稱雖道釋亦然

晦菴挽周戶侍嗣武云憶昔趨丹陛看公上玉除民饑深獻納主聖極欷歔解手寒江闊驚心夜壑虛竭來空老淚無地別輜車注其後云某以浙東荒入奏公適回自荆鄂引對具奏民饑及某渡江即聞公訃今茲會葬偵伺失期追送不及故云此附注挽詩例也范文正公居母喪上書言時政南軒居父喪奏疏言邊事今有制中用啟事門狀既曰言不文豈堪作駢儷

既曰去官行服卽與無官同只合用名刺

女以行稱者既醉詩曰釐以士女注云女有士行也漢列女傳按次材行晉列女傳載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婦行篇然古今志婦人者止口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志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所據余續集以銘婦人爲非近見柳文有馬雷五者子厚妓妾之姪女也年十五死子厚爲作墓志馬淑南康娼婦也爲李氏歌姬年二十四死子厚爲銘其墓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以銘而假妾婦母乃已甚

民生於三而事之如一謂君親師也記口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又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卒門人若喪父而無服楊雄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元城師溫公及公卒去官行服不就試待制趙汝礪師倪夫隱及之官迎置公宇執弟子禮及卒無子葬其三喪嫁其女於同年進士宋渙

康節病伊川訪之先生舉兩手示之曰眼前路逕令放寬窄則自無著身處如何使人行先生垂沒外面人

言皆聽得伊川曰此只是心無念慮不昏爾釋氏知
死生只一箇不動心燭理明自見之 洞賓語沈東
老曰死知所往則神知所往此古人第一最上極則
處公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勿見之謹勿興懷恐
失真性 生死事固難言眼前路逕放寬此語可書
諸紳

謝師直為江東運使從明道借僕掘桑白皮先生問何
不使公卒曰桑白皮出土見日能殺人伯淳使人則
人不欺

韓文公尊孟子謂觀聖道必自孟子始孟子距楊墨而
公讀墨子則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
用不足為孔墨 送孟東野序云凡物不得其平則
鳴草木無聲風撓之金石無聲或擊之入之歌也有
思其哭也有懷皆鳴其不平者也 文豹謂此說甚偉
然謂鳥之鳴春雷之鳴夏蟲之鳴秋風之鳴冬與夫
禹咎以文鳴夔以韶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此乃天
機之動人文之正也謂之不得其平則不可 送石
洪序云有薦先生於河陽節度烏公曰先生冬一裘

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盤與之錢則辭勸之仕則不應於是撰書詞具馬幣授使者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拜受書禮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文豹見林子山隱居詩云過門盡指朝郎宅入室渾如野老家及赴召詩云尺書中夜至清曉卽揚鞭時謂子山三詔不起猶之石洪也前日勸之仕則不應今日召之仕則晝拜命宵治載曉問津

政和四年臣僚奏教官不得爲人撰書啟樂語之類陳

了翁分教穎昌太守韓持國令作開宴樂語辭曰師儒之官不當作俳優之文公器之薦於朝寶慶戊子余陪華亭張廣文益臣分教斬春太守趙止泓以四月朔當貢苧布令草進表張偶疾作余謂貢表可爲也乃爲草之首聯云南陸迎條適屆始絺之月西淮底貢庸修厥篚之儀 郊恩制詞惟邊臣者難丁亥明禋內相程懷古在經筵得疾屬余代草時青制中閒云內強吾國無甘泉烽火之虞外靖彼疆蔑秦時鋒旗之禱又聽園丘之琴瑟有懷志義之臣覩大輅

之旅常慨想銘書之士洪平齋在維揚草宴李文昌
巡邊樂語云紅袖兩行翻作吳宮美人之戰清尊一
曲轉爲天山壯士之歌此皆關鎖格也

張元與吳昊同走夏國二名湊成元昊字 黃帝陰符
經唐太宗令長孫無忌寫五十本高宗又令寫百二
十本近金華戴仁夫景魏爲之注余謂讀之百遍不
如誦一遍繫辭看一遍莊子

杜少陵昭陵詩文物今師古朝廷半老儒蓋太宗年二
十九卽位乃喜老儒故爲盛德今我皇上高於春秋

而執政大臣無以黃耆所以壽國脈者至矣庚戌舉
賜進士詩攄忠社稷惟名節濟用邦家必器能眞帝
王謨訓省殿二魁雖有卻克左丘明之疾而文足蓋
之習鑿齒足蹇苻堅聞其名與釋道安輿而致焉曰
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平漢南獲士僅一人有半
晚行疎松間遙見青煙處羣牧下山遲斜陽半芳樹孤
雲駕回颺介水橫不渡傾意望迷人待月同歸步此
吾鄉沈庸齋詩全類淵明蓋自葉水心喜晚唐體世
遂靡然從之凡典雅之詩皆不合時聽劉后村云始

余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謂言意深淺存
人胸襟不係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為黃鍾
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鸞駭電猶隱隱絃撥閒庸
齋名說字惟肖由上庠登科主貴溪簿一年棄官去
再調天台教官纔終年遂不仕高橫槎題其詩集云
宦情薄於水吟鬢早為霜蓋實錄也

琴士以藥煮鶴羽代銀甲屬令賦之嶧陽孤桐鳴素絲
玉為軫兮金為徽四珍合就巳奇絕猶嫌指聲未清
徹負金翅管長且尖翦成爪樣鸞膠粘輕絃入手刺

却越卻笑彈箏後銀甲要知妙處豈在聲一撫一
如淵明勸君會此不須話世不宜真只宜假

治湯火傷辰砂末雞水清調敷立效

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宋葛公詩漢臯佩解
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一似非落花詩近來體格
又別不用事不著相而意在言外吾鄉王雅林琮與
高橫槎為處守雅林詩曰公向疎中元自密我於熟
處放教生言彼不忘舊我不恃熟也雅林是齋先生
夕郎孫也宰清江公車交薦賈制置似道舉詞云有

學有政不擾不欺任守棠云律已廉潔持心公平趙帥希濤云平淡疏通政清訟理吳漕使子良云持已廉正蒞事明敏卻合歸私帑之例券除倚辦鄉司之圭租尹漕使煥云漢彭城令橋梁郵置不治過者知其不能本司近令諸處修葺驛路獨清江知縣申未準帖聞已剏立堠石仍繳連到儀制墨本部內惟清江之政卓冠諸縣設施不擾和糴有方書司發陞陟併發特薦奏狀他如洪倉使薺姚憲使希得金守文剛皆以廉平薦只如接送人從往回路費悉自支給

應祭祠宴會典造等悉從官買不科郡司吏案此亦難事向惟見葉子延年主績溪簿如此雖糊窗紙亦自買張籍勸退之著書排佛老公請待五六十蓋恐年少望輕人未信服也士大夫之制行亦然括蒼山水明秀人物如之淳祐已西郡守史貳卿字之夢處州出三魁明年趙順孫春秋魁南省孫元孫賦魁別頭陳景行以書都魁監補

近時詩學盛興然難得全美聊隨所見摘錄一二趙東山郵亭詩風雨送迎地別離多少人劉雲岫鑰喜晴

詩雲影猶帶溼日光初漏明顧秋鶴夢日夜游詩路
轉歌聲杳夜長衣露濃美人行月下秋水汎芙蓉其
地平淡中有理趣有警發如趙竹所崇滋事纔有意
終須失人到無求始自高貧悟交游秋後葉老看富
貴霧中花從來盡說天堪問天到如今亦厭煩楊蘭
坡穎士儻來軒冕何須問分定功名不在忙吾鄉余
梅簷洪道世上聲名無買處人間官職有來時須知
凡卉空千萬不似寒花只兩三著心計較般般錯退
步思量事事寬余和之云腳根須愛虛中實眼界當

不守處寬又蕭蘭阜日復喜麥呈邑宰民得食天全
一脈令從心地起根芽又朱梅居見謝人送苦菜以
示城所無物態卻從無處有世情偏向苦中甜

余有三恨一無子二無助三無成抱茲苦心娛以
文字既絕筆於斯錄復長吟以繫之

可笑春蠶有許癡年年辛苦爲他誰恰如貧女飛
梭了挂體何曾有一絲

天不柰何無可問世皆如此有誰聽爲儂指點春
知處惟有青楊眼獨青

吹劔錄外集

是書余借之揚州守芝山冗病相纏委置几閣
亦且數月夏五下旬乃抽閑錄之四日而就念
余善忘擲筆固不能一一憶也辛亥歲甬東范

欽識

